

馬鳴風蕭蕭

萧逸作品菁华专集之五

(二)

山东文艺出版社



马鸣风萧萧

(二)

萧逸作品菁华专集之五



一阵清脆的云板声，首先自山下响起，紧接着四方齐应，整个白马山庄铃声大作，声震四野，响遏行云。

在极为短暂的一刹那，负责守卫白马山庄的值更卫士，已把山庄内的千百盏明灯点起。一时间光华大盛，如同白昼。是以，那几个不速之客的行踪，就再也难以匿藏。

以十二肖相为标志绣缝在前衣正襟地方的十二武士，是负责白马山庄安危的主要力量，铃响方起，已有四人率先赶出来。

这四个人是金鼠星莫雨秋，牝牛星方万海，黑虎星时公举和脱兔星李大中。

今夜负责守更职司的就是他们四个人，每人统率着十名壮勇，在一闻铃声的最快时间内，几乎是同时赶到。在千百盏明灯的照射之下，他们已和来犯的先头人员遭遇。

四条快速的人影，首先由院墙外翻扑过来，四个人黄衣黄帽，黄袜黄履，一般高的身材，一般快的身法，虽然前后有序，但是快慢相等，纵身的势子，落地的姿态，甚至于落地之后，彼此间隔距离，看起来都是一般相等。

“宇内十二令……”金鼠星莫雨秋首先惊觉，脱口呼出，各人聆听之下，相继吃了一惊。设非是宇内十二令的人，什么

门派有这般的排场？不是宇内十二令的人，何能有这等惊人的身法？

金鼠星莫雨秋等四人脸上顿时显现出一片惊悸之色，职责所在，不容怠忽。四个人不待打招呼，已迅速地扑迎上前。身后的四十名庄勇，更是严阵以待，形成一圈弧状地向前逼近。

更吃惊的事情，接踵而至——

就在四名黄衣汉子身子方自站定的一瞬间，空中人影再闪，一个瘦小佝偻，身披大红挡风的老者，如同秋风下的一片落叶似的轻巧，飘身而入。

四个黄衣汉子，站在最前方，左右各二，老者翩然落下的身子，却在四人中央，紧接着人影再闪，像是一双剪空燕子般的轻巧，自院墙的两侧，交叉着穿越下一双少年男女。

男的剑眉星目，猿臂蜂腰！

女的蛾眉杏眼，长身玉立。

男女二人各着一领杏黄色的短披，背系长剑，剑穗的颜色，一如身上的短披，夜风下婆娑飞舞，映衬着这双少年男女，更是无比的神俊英挺。由外貌上看来，二人极为酷似，即使是不认识他们的人，一眼也能断定出他们必然是兄妹的关系。

兄妹二人同时纵起，同时落下，落地的位置却又在先前那个老者之后，身子一落下来，就像是两棵树般的扎实，顿时就生了根。

在场各人自为首四个黄衣人的突然现身起，内心就提着一口气，这口气直到现在还未曾松下来。

眼前这双神采挺秀的少年兄妹，显然还不是敌方的首脑领导人。

大伙积压在内心的那口气还未曾吐出一半，空中人影再

闪，数十双灼灼逼人的目光仰视之下，眼看着这双猝然腾起当空的影子，一起一落，直起直落，有如大星天坠。

总之，那种身法太快了，快到不及交睫。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在这最后落下的两个人身躯方一下落时，白马山庄方面自金鼠星莫雨秋以次的数十人，俱都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

空气好像一下子胶住了！

来人亦是一男一女——只是并非少年男女。

男的身着金色大氅，头戴高冠，白面无须，看年岁约在四旬七八。白皙的手指上，戴着老大的一个蓝宝石戒指，那戒指的光泽大小，同于他镶配在帽冠中央的一颗宝石是一般模样，衬托着他高华的气质，俨然是富贵中人。

和他并肩站立的那个女人，看上去三十不到的年岁，一身缕金长可及地的宫装，叠螺发式，长眉凤目，薄唇樱口，华丽但绝不庸俗。

用郎才女貌似乎还不足以来形容他们，也同于那双少年兄妹一样，他们的并排出现，使人只一眼就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身分来。

毫无疑问地，他们之间是夫妇关系。而且，必然也是对方的首脑人物。

这些人各以身分的尊贵先后现身——四黄衣人，矮小的驼背老人，少年兄妹，最后才是这对中年夫妇。中年夫妇之后，就再不见什么人现身而来了。

说来甚慢，其实这些人虽有先后之分，但是总而言之，也不过是瞬息之间。

金鼠星莫雨秋心中一凛，但是职责所在，不容他稍有疏

忽，当下向前一迈步，抱拳朗声道：“各位夜闯山门，有什么贵干？白马山庄立规武林，请恕不予接待。”

话才说到这里，只见对方前首的那个矮小老人一声冷哼，厉声道：“宇内十二令总令主伉俪及男女公子在此，岂有你这狗才插口的余地，退开！”退开二字出口，这个矮瘦老人一只长臂，已陡然间由红色披风里翻出。似乎是向前虚按了一下，金鼠星莫雨秋身子蓦地向后踉出了三步，面上一红，却已中了对方劈空毒掌，一股热血上冲咽喉，由不住哇地吐了一口。

金鼠星莫雨秋等十二武士，武功各有成就，复得妙手昆仑郭大野的亲手调教，是以非比等闲，想不到一上来竟然为敌方挫了威风。

紧挨着莫雨秋身边站立的是黑虎星时公举，此人肤色如墨，生就的豹头环眼，有一身横练功夫，为人最是气暴，这时见状忍不住大吼一声，霍地腾身而前。

时公举怒火中，两只铁拳左右齐出，施展出铁门栓的功力，分向那矮小老人两肋上捣过去，只是他身子还未曾逼近矮小老人，却被对方前排右侧的一名黄衣魁梧汉子迎拒一旁。

黄衣魁梧汉子身躯向前一滑步，叱道：“大胆！”一只棋盘大手，骈指如刀，直向着时公举右腕上切下来。

两个人一时动上了手，只听嘭嘭一阵击搏之声，打在了一圈，现场顿时大乱了起来。

状若蛮牛的牝牛星方万海，以及生有一双长腿的脱兔星李大中，各自咆哮一声，向前扑上来。

紧随着这几个人之后的四十名庄勇，更急不可待地怒啸着，各自撤出兵刃齐拥而上。

四名黄衣汉子几乎同一种招式，撤出了腰刀，瞬息间迎战

起来。

红披老人见状怒叱一声，倏地纵身而上，只见他双手疾转之下，嘭嘭连声大响，已被他摔出了四五名庄勇，被摔者滚地号啕，其状甚惨！

白马山庄铃声不绝，一时间，所有人都惊动了。

六座星楼紧接着灯光大显，喊杀声连同着闪烁的兵刃寒光，象征着这山中铁堡不可轻侮的一面。这番来势，使得原本不欲出手的那双少年兄妹怦然而惊，相继出手。

兄妹二人果然身手惊人，方自出手，已把来犯的庄勇打得落花流水。

那对雍容华贵的中年夫妇，却始终保持着平和的神态，一任双方打斗得如此激烈，却丝毫不现惊慌。

白马山庄方面，虽是人多势众，可是却远非这些人的对手，极短的时间里，已有许多人负伤。这还是因为那双少年兄妹为了保持身分，并不轻易出手的缘故。

蓦地，现场灯光大盛，由正中六角大厦暴射出匹练般的数道孔明灯光，直射向现场，灯光直射的同时，大厦正中厅门，霍地大张开来，却由门内拥出了三个男女——郭彩绫，邬大野，司空远。

三人同时现身而出，睹状无不面现怒容，妙手昆仑邬大野陡地上前一抓，手抓钟撞，在悬于厅前的一面金钟上“当！当！当！”一连撞了三声。

现场打斗正烈的白马山庄弟子，聆听之下，顿时收住了架式，后退听令。

红披矮小的老人，双手原自托起了一名庄勇，方要向外摔出，由于现场环境的静肃下来，上百双的眸子齐注向他，他自

恃身分，不便在众目睽睽下当众逞凶，只得将手上的人放下地来。

郭彩绫身着重孝，杏目圆睁地向邬大野道：“大师兄，他们也太欺侮人了，莫非我们就怕了不成？不如……”

邬大野那双眸子何等精明锐利！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邬大野身子方一现出的当儿，已把敌方各人看了个清楚，尤其是自恃身分、遥立观战的那个金披文士，和他身边那个宫装少妇。

这两个人，显然正是当今技压天下的宇内十二令总令主铁海棠与其如夫人沈傲霜夫妇。

铁海棠这样盛名的一个人，是绝不会轻易在任何一个地方随便现身的。换句话说，今夜他们夫妇公然上门，必然意味着事非寻常，只怕寇英杰事先示警的那番话说对了，对方可能有血洗白马山庄的意图。

有了这番先见，邬大野焉能不为之惊心！他生恐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师妹，出言不慎，弄成了不了之局，这时忙自插口道：“师妹请先息怒，且把话问清了再说！”说完环顾左右，朗声道：“本山庄人，速速退回，不得对来客失礼！”

白马山庄各人聆听命令，俱都向后退下，现场立刻空出了一大片地势，把来方的九个人衬托得清清楚楚。

妙手昆仑邬大野权衡当前情形，更不能轻举妄动，但是他身为山庄掌门大弟子，自不能临阵退缩，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直走到距离敌方丈许左右处，立下脚步，抱拳说道：“白马山庄掌门弟子邬大野候教——”说话时玉观音郭彩绫以及司空远双双走近，站立在邬大野身后。

郭彩绫一身缟素，邬大野、司空远各着重孝，现场白马山

庄方面的人，每人都裹有一方孝麻。这番景象看在那金披文士眼中，白皙的面颊上，顿时现出了一种深沉，是为敌人之死心存歉疚，抑或是别有心机？可就不得而知。

只见他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那个形若猿猴，长臂瘦小的红披老人已闪身而出：“你就是邬大野么？”红披老人冷冷地道：“你能当家么？”

邬大野心中固是震惊，但是到底也不是弱者，聆听之下，冷笑一声，道：“尊驾何人？请示上下？”

红披老人怪笑一声，声如猿啼：“我姓鹰，鹰千里，职司宇内十二令总提调，这次亲侍总令主伉俪以及男女公子，来到贵庄，有些事要当面向贵庄请教！”

邬大野道：“这就是了，敝庄主虽然故世，身后尚有彩绫姑娘与愚师兄弟二人，尊驾有什么事，请说当面！”

鹰千里眼睛向着邬大野身后的彩绫看了一眼，提起一双细若鸡爪的双手道：“这位想必就是郭小姐了？失敬，失敬！”

郭彩绫秀眉一剔，寒着脸道：“你们这些人，杀了我爹，竟然还有脸找上门来！也好，姓铁的，你既然来了，我们何妨当面作一个了断。”说罢身形微晃，已纵身而前。

邬大野大吃一惊，忙制止道：“师妹且慢！”出手想拉住她，却是慢了一步，当下忙与司空远跟踪上去，站在她身侧左右。

郭彩绫一张素脸，气得通红，她冷笑一声，手指向站在最后的那个金披文士道：“你就是铁海棠么？既然来了，怎么自己又不出面？这算是怎么回事？”

铁海棠长眉一挑，脸上现出了一丝冷笑。他仍然一言不发。

却见面前人影微闪，方才出手的那个身着杏黄短披的长身女子，已当面对立。虽不曾通名道姓，但是在场各人也都知道来人正是铁海棠总令主的掌上明珠铁小薇。

二女乍一照脸，铁小薇陡地清叱一声，玉手翻处，直向彩绫颈下天突穴上点来。

这一手倒是出乎郭彩绫意外，她确是没有想到，对方与自己素昧生平，居然一上来就是厉害的杀着。一惊之下，身躯直立不移，右手轻起，快似绞盘地向着铁小薇腕上抄去。

一股急切猛锐的风力，在彩绫的手掌尚未触及铁小薇手腕之前，先已传到，正是郭白云生前传授的秘功之一——玉掌金切手法之一。

铁小薇自非泛泛之辈，焉能不识得这一手的厉害，心中一惊，陡地顿住了出手之势，急切间改指点为掌拍之势，纤指一扬，手掌间聚合着铁氏聚雷掌力，反向彩绫手上迎去，两只手乍一交接，却如同燕子般的分了开来。

阅历不同的人，万难看出二女在手掌相接的一刹那，事实上已是颇具实力的一次力较，而在这次力较之下，铁小薇多半是吃了些亏。是以，她身子甫一落下的当儿，脸色却像纸也似的白，略为停顿了一下，才按捺下内浮激荡的气血。心里一阵羞恼，越觉当着父兄面前，这个脸挂不住，一咬牙，反手握住了剑把子。

“慢着。”说话的是那位职掌宇内十二令总提调的鹰九爷，话声出口，他瘦小的身躯微一闪动，已来到了二女之间。

“大小姐你先歇着，”他怪笑着道，“我倒要领教一下这位玉姑娘到底有什么惊人的手法！”鹰千里似乎有意要在主子铁海棠面前，展露一下他的武功，话声出口，身躯向下一矮，正待

姿势向郭彩绫身前扑去。

蓦地一人冷笑道：“鹰九，你也太毛躁了！”

话声不大，可是足以惊人！

鹰千里的瘦小身躯几乎已经要窜起来，听见了这句话倏地中途止住，霍然回身，向着发话人躬身请示。

发话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一直不曾开口，武林中至为尊贵的铁海棠。

随着他的话声出口，足下已迈步前进，他身旁的那位少妇人沈傲霜，紧紧随侍着他，同时举步向前。这种举动，使得白马山庄方面的人，俱都大为吃惊，实在不明白他意欲何为。

铁海棠与沈傲霜并肩前进，大家原以为他只是前进几步，便于与对方说话而已，谁知道却是大谬不然！只见他足下不停，已经跨出了直通正中六角大厦的那条直长甬道。

六角大厦正面大厅，如今安置着郭白云的灵柩，暂设为灵堂，不容任何人侵犯。眼前铁海棠这种举止，已隐隐现出进袭灵堂的意图，怎不令白马山庄所有的人，同时大吃一惊。

郭彩绫、郭大野、司空远，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纵身而起，落在甬道正面，其他人喧哗着又拥向三人之后，形成了一面强力的人盾。

铁氏夫妇似乎丝毫不显得惊慌，紧随着铁氏夫妇身后的是铁孟能与铁小薇，再后面是鹰千里及四名黄衣随从。

双方眼看短兵相接，已经迎在了一块，铁海棠才忽然停了下来。

郭大野挺身上前一步，抱拳道：“本庄禁地严禁外人出入，铁前辈到底意欲何为，请即示尊意！”

铁海棠一双细长的眸子，微微在他身上一转，冷削地道：

“前面角楼素联招展，莫非是灵堂所在？”

各人听清了纯正的一口南音，每一个字音，都似聚集着充沛的内力，称得上字字铿锵，由此推断来人之不世身手，必属惊人！

面临大敌，各人都显得极度紧张！

邬大野深沉地道：“不错，先师灵柩停放在那里，请恕不便干扰！”

郭彩绫忍不住上前一步道：“铁海棠，你想干什么？你还想侵犯我爹的灵柩么？”

鹰千里忽地上前，厉声叱道：“大胆丫头，岂敢对总令主有失尊敬！”

铁海棠一旁插口说道：“鹰九，你少说一句！”

鹰千里应了一声：“是。”跟着退后一步。

郭彩绫原想狠狠地骂上几句，见状反倒不欲出口。

却见那仪态至为雍容的铁海棠，微微一笑，并不愠怒地道：“你就是白云兄的独生爱女彩绫吧？”

郭彩绫怒嗔道：“正是。你打算要怎么样？”

铁海棠道：“我以前见过你，只是那时你年纪尚小，还不记事，这已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谁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番话，郭彩绫更想不到，一时为之愕然。

铁海棠继续道：“刚才我看见你与小女薇儿对掌，那式玉女切手法烂熟，功力可观，你有这般身手，也不负汝父生前爱你一场，白云兄泉下有知，也能安心了！”

郭彩绫听他提起了死去的父亲，一时忍不住热泪盈眶，由不住对他更为憎恨。

一时间，她面色惨变，手指向铁海棠道：“你……这都是

你下的毒手！现在你居然还有脸对我说这些？我……我……”一股无名之火陡然上袭，右手翻处，一声龙吟，已把长剑撒在了手上。

郭大野，司空远俱都大吃一惊，纷纷出声阻止。

司空远一把拉住她，说道：“师妹不可放肆！”

当前铁海棠却似无动于衷，只把一双闪烁着精光的深邃眸子，注视向郭彩绫。“这也难怪！”他缓缓地道：“你们父女相依为命，如今人天永别，自然对我心存不谅，只是……”他冷冷地一晒，接道：“话可要说回来，万一这一次我与你父决斗，死者是我，又当如何？”

郭彩绫颤抖地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杀了我爹爹，不是凭真功夫，而是用暗器弹指飞针。我定要报仇……定要报仇！”

铁海棠长眉一挑道：“小小年纪，你知道什么？本座弹指飞针天下知名，何独你父有此疏忽？既是决斗，当然双方无不用其极！只怪你父命当如此，何能谓本座手黑心辣！”

话声微顿，他气势少捺，微微冷笑着又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至于谈到报仇……本座自信，还等得及，可以随时候命，只是眼前……”鼻子里轻哼了一声，目光在各人脸上一转，像是不屑，又似怜惜，他微微摇了一下头，呐呐地说道：

“你们最好三思而行才好！”

话声才住，郭彩绫倏地腾身而起，掌中剑凝聚着内敛的真力，闪烁着五六尺长的一溜子寒光，直向着铁海棠当头直劈下来。

郭彩绫所以有此一击，倒也并非轻举妄动，对于眼前大敌铁海棠，她已观察很久，她猜知对方所以自恃无恐，必然仗有

罡气护体，如由正面进攻，多半不易走近，记得父亲生前说过天庭一穴，乃是护体罡力最弱处，所以她才会有此一举。

她的猜测固然不错，只可惜铁海棠早已料到她会有此一着。

彩绫的剑光，电闪星驰劈下的一刹那，倏见眼前铁海棠一声断喝道：“大胆！”

身为宇内十二令总令主，铁海棠果然有不可思议的身手，随着这声断喝，倏见他右手向外一翻，身上披着的那袭黄色金披风，像是一片云般的卷起，一股狂飙，随着那鼓荡的披衫直向郭彩绫当头全身罩卷过来，其势绝快，有如奔雷骇电。

郭彩绫立刻发觉到自己身侧四周，在对方金披扬动时，仿佛加上了一道紧身箍，同时右手一阵巨力震撼，掌中剑已脱手而出，卷入对方衣浪之内。

郭彩绫一念不好，陡然上提真力，左掌施展全力，迎合着卷袭上来的那股狂飙一掌封出，借着这一封之力，足足把身子提起了八尺开外，总算逃出了对方金披加害的毒手。

她生平自负过人，尚不曾吃过败仗，想不到此刻一念疏忽，伤人不成，反倒使得自己几乎丧生，一时花容失色，一张姣好的脸，变得雪也似的白。

铁海棠震衣克敌，身躯连转动一下都不曾，那袭金色大氅，在灯光闪烁里，泛洒出一片异彩，万点金星，像是一片雪，一片霞光般的迤邐，随着大风疾劲的狂袭之后，一切恢复如常，只是郭彩绫先时持在手上的剑，却到了他的手上。

脸上含蓄着一抹微笑，铁海棠轻启左手，以拇食二指，轻轻捏着长剑的尖锋，把它弯过来，随即松手向外一弹，剑上顿时光华灿烂，颤射出点点流萤，摇曳出唏哩哩一阵子脆响。

铁海棠微微点了一下头，赞赏着道：“好剑！”然后他目光一转，逼视向郭彩绫，寒声道：“姑娘既然窥出我内罡练门所在，足见高明，只是你的剑法显然还不够火候，你懂得驭剑四妙么？”

郭彩绫虽说是一出手就失了风，在对方手上丢了大人，但是她却深深体会出对方功力惊人，自己能够侥幸在他手上逃得活命已是万幸，一念闪过，便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白白送死了。当下她寒着脸道：“你指的是轻、灵、疾、固？”

他冷冷地道：“观诸姑娘你的剑势，轻快灵巧疾威都还不差，只是盘心固掌内贴之力，却是不够，少说还差有五年的火候！”话声一顿，他微哂道：“你把握着这个原则，好好再练上几年，看看是否能近我身，拿去！”话一出口，屈指微弹，掌中剑脱手而出，划射出匹练般的一道白光。

郭彩绫心中一凛，方待出手接住，却已慢了一步，心方生惧，只觉得后肩剑鞘铿锵一响，全身大震了一下，伸手一摸，这才知道剑已归鞘，双方间距一丈五六，剑鞘又背在身后，对方竟能认拿得如此之准，弹指飞剑，丝毫无差，只这一手功夫，已使得目睹者无不心生寒意，深深钦佩。

彩绫自惭无能，心中一酸，不觉垂下了头来。

铁海棠目光一转，却看向妙手昆仑邬大野，沉声道：“本座今日来此，有两个心愿，一为在故人灵前上香行礼，再者听说郭夫人无恙归来，颇想当面求见，请其降罪！”话声一顿，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左右扫过，微哂道：“只是来了半天，却不见贵主出现，莫非有意对我这故人心存奚落不成？”

这番话，听得各人无不惊心！

郭彩绫、司空远、邬大野，俱以不胜惊异的神色，疾快地

交换了一下目光，对于铁海棠后面的那番话，无不心存骇异。

邬大野上前一步，抱拳冷笑道：“铁前辈所言差矣，敝师母二十年前罹疾丧生之事，天下皆知，前辈何以声称无恙归来？无的放矢，居心何为？”

铁海棠面色一沉，轻唤道：“鹰九，你过来！”

鹰千里高应了一声：“卑职在！”身躯一转，已来到了铁海棠身前，躬身致敬。

铁海棠道：“郭夫人生还之事，可是你亲眼所见？”

鹰千里抱拳道：“确是卑职亲眼看见，当时尚有那个姓寇的也在现场！”

铁海棠微微颌首，道：“就是上次夜袭金舟的那个寇英杰？”

鹰千里道：“正是此人！”

铁海棠道：“我久听此人名姓，还不曾见过，听说他已为白云兄临终前收为门下弟子，将郭氏生平不传之秘，口授与他。”说到这里目光转向邬大野，冷冷地道：“这个姓寇的可在这里？”

邬大野冷笑道：“寇英杰因身体不适，目前正在静养，至于外传他蒙先师收纳之事，并无真凭实据，不过是传说而已！”

铁海棠微微一愕，转向鹰千里问道：“是么？”

鹰千里也怔了一下，才道：“这件事卑职倒也不能确定，不过郭白云临死前与此人关系甚密，死后又由此人送终发丧，却是事实！”说到这里，他扬动了一下黄焦焦的几根老鼠眉毛，十分阴险地笑了笑，道：“有关郭老先生生前二宝的真伪下落，也只有此人知道。以卑职所见，在此人手上无疑。”

邬大野、司空远脸上相继变色。

铁海棠闻言长眉一挑，发出了一阵低沉的笑声。

鹰千里上前一步，低声道：“总令主既然来了，总要不放过这个人，要在他身上……”

铁海棠冷笑道：“我自有道理！”

鹰千里应了声：“是。”随即退下。

铁海棠微微哼了一声，目光直射向正前方六角石楼，道：“我等千里迢迢来此，总要在故人的灵前上一炷香，才不失礼，且随我来！”说完，即行启步，向前踏进。

邬大野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果真容许铁海棠这千人侵入灵堂，毁了师父的灵体，自己以掌门大弟子身分，如果不予阻拦，传扬出去，必将为天下所耻笑，他自揣这个脸面实在丢不起，不得不出面阻止。

郭彩绫和司空远也是抱着同样心情，俱都硬下心来，要与对方放手一拼。

白马山庄原有的十二武士，方才搏斗之间，有二名负伤，余下十人兵刃出鞘，无不气焰膺胸，随时待命与对方一拼死活。

邬大野身形一闪，拦在了铁海棠正面，十武士各自咆哮一声，俱都在他身后散开来，双方乃成了正面冲突形势。

铁海棠足下微停，脸上现出了一片忿怒之色，只见他长眉扬了扬，冷声道：“邬大野，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拦阻本座的去路！”

邬大野内心何尝不怕？只是这个面子硬是要撑下来。他躬身抱拳道：“后辈职责所在，多有开罪！”

铁海棠道：“本座要走的路，谁也阻挡不住！”说到这